



袁永之集卷之十二

七 連珠

七稱

七擇

連珠三十首



袁永之集卷之十二

七稱

昔枚乘作七發而效者相繼傳崔張曹之倫世  
所傳誦心竊慕之然恨其騁竒詭之辭窮廣遠  
之思轉相祖襲頗無意義近信陽何景明亦作  
七述關西趙時春復作九難誠古人之亞匹也  
何之病局而不鬯趙之病繁而不精豈子雲所  
謂麗以淫者乎袁吳人也作七稱以夸吳之美  
設爲秦客以發其端木乃終之以 皇業云  
秦客有過東吳先生者東吳先生盛稱吳之美

客曰吳故蠻夷之國而僻陋之邦也自夫差通于中國暨聲教浸以蕃昌乃後孫吳擅割司馬渡江而聲名文物始盛然蕞爾一隅建國分州者謂之偏安則壤成賦者列之下等烏在其足夸也今先生亟稱焉是猶楚人之詭雲夢而未覩夫洪河之險蜀叟之談劍閣而不窺夫嶠函之固也竊爲先生不取焉東吳先生哈而歎曰甚矣子之膠于故習而惑于舊聞也夫盈虛消息者皇天之運也變遷流盪者后土之宜也故風氣之開闔有時而禮俗之淳漓靡一賢聖之

盛衰有期而世道之升降不常且夫晉冀之地虞夏之所都也而殷周爲墟岐雍之州秦漢之所宅也而唐宋不居何則王霸代興而功業世易固不可局方隅而定論泥典籍以槩觀也今子習故聞舊而訾吳之陋亦何異於拘墟之見窺管之智哉吾將語子以吳之美而子自擇焉客曰唯唯

東吳先生曰婺女之野斗牛之墟包以江淮鎮以會稽沛泗經其北彭蠡匯其西左控滄海右引具區三江五湖異派同歸鍾山王氣乃奠



篋篋管綠沉鍾龍綠丘被岡羽毛齒革骨角之  
材漁鹽鉄冶錢刀之利江湖陸海百物攸萃嘉  
禾碩穀擢穎岐穗麻菽馮戎瓜瓠綿繫貢賦之  
饒數倍中古腐紅粟乎海陵登雪粲于天府爾  
乃闢廣市啓通廛車接轂士摩肩工輻輳旅駢  
闐磊砢充溢貿易譁喧輕純細穀弱蕉精絺寶  
布罽毳卉服織綵純錦綺繒苧羅縑縞象篋桃  
笙堊漆丹朱五方之貨商行賈居揮汗揚塵徼  
利乘時富甲乎卓鄭財溢乎猗朱斯物產之淵  
貨利之丘也客以爲何如客曰夫投珠抵璧者

聖王之烈也黷貨請環者鄙夫之陋也是惡足  
稱哉

東吳先生曰闔閭經營夫差締造重城六門複  
梁周道準樞極以作宮憲營室而抗館揭姑蘇  
之崇臺披長洲之茂苑雙闕軒翥連閣逶迤華  
殿中央隱隱巍巍飛甍藻棁井幹璇題洞房曲  
阿刻楠雕楣圖畫雲氣勢侔宸居巧運倕爾精  
竭般輪又乃廣以孫吳衍以陳隋臨春結綺承  
露飛廉耀日亘虹望仙通天鏤以紫沉屑以香  
檀綴以覆思塗以椒蘭火齊珊瑚瑪瑙琅玕琥

五  
一  
珀菌芝錯落其端卑未央之截業小阿房之聯  
延此亦閔麗之觀軒敞之娛也客以爲何如客  
曰昔楚敗於章華夏滅於傾宮子之所稱異乎  
吾所聞願子更端

東吳先生曰西施閭姬十五二八妖冶媿嬾  
嫵可悅皓齒丹唇髮漆膚雪螭首蛾眉星目桃  
頰纖穠合度長短中節乘中濮上之姝阿谷下  
蔡之女曾未足以儷其妍姱並其卓絕也於是  
曳輕裾珮文璫振綺衣披霓裳步閒館游洞房  
流顧眄耀清揚騰口輔協宮商奏溱洧之褻詞

宣淇沫之豔章彈竽箏理笙簧謳吳歆詠越吟  
唱巴郢操鞞任駭午子茂嚴春聲靡靡音愔愔  
震人耳盪人心旣乃整華裝以迴旋捷七盤之  
妙舞長袖若飄飛髻似舉機疾體輕揮霍間靡  
伎窮陽阿節中激楚縱橫俯仰忽若迅羽已而  
歌曰明星爛兮夜未央燭煌煌兮照華堂樂莫  
樂兮不可忘復爲歌曰蔓草零兮露朝晞雁南  
翔兮秋氣悲人命促兮我心哀斯亦聲色之至  
樂歌舞之極歡也客以爲何如客曰縱耳目之  
慾者聾瞽之媒也溺燕游之好者蹙痿之根也

而子何以稱哉

東吳先生曰專諸之雄要離之桀伍胥之悍梁籍之烈荆楚之奇材吳會之大俠選風胡之湛盧竦萍燭之巨闕鍛鍊五金照耀霜雪犀渠鶴膝干將鑷鏤魚腸扁諸鮫函蛇矛烏號夏服利棘銛鈎集亡命報怨讐叱咤則風生喑鳴則電流棲於越入郢丘挫勁曹劌強劉義勇冠乎萬夫英聲騰乎九州至乃蘭澤春和叢旱秋厲駕王良之輕鑣馳伯樂之駿騎彎落盧之勁弓縱繁弱之迅矢挾彈繳於峻陵張罾尉於廣瀝走

東郭逐韓盧掩蒼兕蹶玄狐搏乳獍格獬豸殪鬪贗斲鬻鬻擒麋繫猥狙落鷓鴣攀鳶鳥中則雙加殺不單獲割鮮染輪超距投石飲如川流校若山積斯亦勇俠之雄馳騁之樂也客以爲何如客曰此霸王之餘業弋獵之陋觀固未足稱也

東吳先生曰吳之創基肇自泰伯季子守節以讓立國言公北游禮樂是習遂乃躋洙泗之高第列文學之哲科變斷髮之龐陋登春臺之熙和家陳俎豆戶溢絃歌士業振鐸人競操觚彬



彬乎郁郁乎買臣嚴助莊忌之徒已足多矣迨  
乎三國鼎分六朝虎視俊茂響臻尤號多士周  
瑜魯肅之謀畧張溫陸績之諷議步騭諸葛之  
風雅顧雍呂範之政事虞翻之竒偉趙咨之機  
警王謝之勲庸機雲之秀敏唐有敬輿宋有仲  
淹咸學貫乎天人材亞乎旦奭功圖乎鼎鍾名  
流乎史藉步儒死以高驤翔藝林而遠集德爲  
世程言作士式客以爲何如客曰美則美矣更  
有進於斯者願先生卒稱之

東吳先生曰胡元俶擾赤縣羶腥中原魚爛大

盜瓜分兩儀崩裂三光晦冥 高皇帝握靈符

麾義旌奮鳳陽據金陵深根固本兼包并吞因

揚州之財賦攬江左之豪英總鷹揚之梟將糾

哮鬪之勁兵謨謀則劉宋陶李攻討則徐常湯

沐翦脩鯨於彭蠡殄封豨於涿鹿掃欃槍於滇

南驅天狼於漠北混壹乎車書會同乎荒服編

髮沮頰焦齒貫胛黥首梟矚文身反踵侏離裸

袒之國靡不奔走而臣伏然後蕩滌苛虐宣布

慈仁廣建宗姓登叙賢能制作禮樂刊定章程

綱張目密以貽子孫觀其序華夷則羲農闢闢

之功也。鋤凶逆，則湯武征誅之烈也。立法制，則成周損益之監也。颺祖訓，則神禹典則之遺也。故乃集謳歌，騰頌聲，薦馨香，荷休徵，降甘醴，耀景星河，圖獻洛龜，呈獸一角，芝九莖，駢百祥，擾五靈，浸潭旁，唐匝沓，紛綸玉牒，不可勝紀。彤史不可殫稱，蓋自生民以來，莫之與京。實由起東，南以席卷，西北資吳會，以囊括幽并也。故建業舊都，豐鎬伊匹，億萬斯年，配天罔極。我吳之美，猝難究述。聊陳大端，以祛子惑。客曰：鄙人生長西陲，局于見聞，敬聆高議，請誦終身。

論曰：昔周之衰也，獫狁犬戎，世受其禍。而平王卒以東遷，漢興匈奴，疆益以孝武之雄略，統霍衛之猛將，因文景之遺業，慨然有滅胡之志。而獸奔鳥散，亡徙竄匿，終不可盡逮乎五胡。劉趙鮮卑，赫運拓拔，爭相長雄，中華之禍極矣。唐之中葉，吐蕃回紇，長驅京洛，如踐無人之境。然亦未有混壹區宇，據神明之統，滅黃炎之裔，稟其正朔，服其左袵者。幾乎百年如胡元之慘者也。腥羶污穢，瀆亂糜沸，亦厥初混沌鴻蒙之運也。高皇帝以濠陽布衣，談笑而驅之，犬羊豺虎

屏伏舊窟乾坤清寧諸夏生民復覩衣冠禮樂  
之故斯與羲農之開創何異哉而儒官學士未  
有鋪演光揚以繼雅頌者昔吉甫頌周奚斯稱  
魯下暨漢魏猶有其人煌煌我明功烈若此  
而闕然無聞其何以詔來裔編詩書哉我明  
之王業實起乎金陵而資於吳會是以秦末  
望氣之徒咸云東南有天子氣而始皇東遊冀  
以厭之乃不知其發祥於我太祖也表舊爲  
皇明鏡歌十三篇叙我明戰伐先後之序  
茲復爲七稱以著王業之始於吳匪獨稱吳

抑以稱我明焉爾

七擇

清虛先生抱壹鬱之奇疾煩懣噎塞臥病五湖  
之陽者三年矣有逍遙公子聞而造焉先生方  
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仰呻吟據槁梧擁重狐  
氣息僅屬使閤人辭焉公子曰竊聞先生玉體  
不寧違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廢飲食絕耆慾  
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沉痾瘳膏  
育上等算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况先生之  
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矍然凝神而

竦聽之

公子曰崆峒之墟崑崙之丘珍草叢生靈藥萃焉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漑以甘醴灌以上池五采爛燁香氣酷烈葉垂朝露花飲冬雪蓋千年不彫矣於是使黃帝採之神農嘗之岐伯伊尹和跗盧鵠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豈欲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籊籊篠簜背萬仞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以勁飈俯濯玄霜仰干青霄峴岈戍削森慘次

濼援獯鬻鼠夕叫晨號鷓鴣雉鵠嘯匹呼曹節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剪裁製而爲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順風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終泛濫而徬徨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斯固足以蕩滌志意䟽雪精神使聽者忘疲其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嶽偃蹇崇阿晞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雲蔭

其根惠風拂其膚翔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  
使匠石運斤堂裏選樸剖陰莖以鏤鏤削孫枝  
以彫琢絃以園客之綵珥以寡母之約搵螭龍  
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洧子  
春撫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竒弄迭  
奏逸響遙傳忽樓輓而縹緲復案衍以纏絲至  
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堂桂館飛軒廣庭坐  
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清角之新  
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峩峩湯湯猗猗悒悒將  
悲復憚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

能究其旨叔夜不能窮其精斯栞德之至妙固  
足以悅性而愉神矣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密室邃宇幽  
楹蘭膏明燭霧縠雲屏於是布綺筵促瑤席辭  
衆賓留嘉客羅珍羞薦包炙羽觴風飛二八侍  
側屏笙簧罷竽瑟徵才人選姣淑媵容麗態娥  
眉曼睞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人心  
目被華袿振輕綃綴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  
翹屢流眄以日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

聲動丹唇以宣調陋北里之淫哇追陽阿之竒  
妙激飛塵於梁端過行雲於天表茂吳歛而鄙  
蔡謳駭緜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青祕音掩  
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  
聽之乎先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如公子之言是益吾疾也

公子曰中山之醲酎宜城之醇醴鄴淶異名春  
清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蜜勺瓊漿挫糟浮  
蟻營以康狄嘗以玄石單醪羣飲一醉千日則

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槽捧甕枕  
麴藉蘂未歎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彫樽酌以太  
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電躡川傾筋骸和鬯思  
慮沉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淹沉結轡之  
痼惰窳憤毫之形靡不疏通涌溢而灑然清冷  
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之味腐  
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耽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  
樓璇臺切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瓊靈  
芝五色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

喬美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烟以遐舉  
朱鳳以夷猶掇丹萸於危嶠採翠茗於清流  
超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食  
至精恬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冰雪容顏  
若處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劫而不死固將  
等龜鶴於蜉蝣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  
病能強起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  
不能非俗士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  
色矣

公子曰將爲先生延方伎辨說之士究同異  
於楊墨綜名實於申商陳攻取於范蔡角從  
衡於

蘇張窮堅白於龍韜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  
起剖決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深之入黃  
泉高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  
忘倦聞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  
陸賈下越子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  
固辨士之雄而非通儒之所慕也吾將使仲  
尼揚鐸孟軻鼓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繹仁  
義之源述唐虞之烈發天人之奧建治安之  
業使稷下屈其辨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  
憑几以聽之乎

先生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病去體蹶然而起

連珠三十首 有序

連珠之作興於子雲廣於班蔡盛於陸機言約而意博文微而旨深假引喻之辭含風刺之義聯屬成章貫而不絕故曰連珠蓋文之美者也嗣而爲之得三十首

臣聞二曜貞明則列宿順叙四時迭運則八氣均調是以天子董宮必先於論相大人興治莫要於格君

臣聞萬鎰之璞受琢削以成器三品之金資鎔冶以爲功故士必養而後成賢必試而後用臣聞應龍善化翼雲而興鴻鵠冥飛得風斯奮何則橐籥以吹噓致用賢豪以假借成功是以飯牛之豎附秦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業顯

臣聞峻嶽蔽天撮土無資於蟻丘洪川浴日涓流莫加於集火勢之所去雖高必墮力之所分雖大必抑是以宗魯裂於三卿炎周卑於七國臣聞兼金百鎰輕於脫粟之飽文織千純劣於



卉服之温是以虛聲非實用之倫賤品逾常珍  
之等故淮陰譽茂以興劉殷浩名浮而徇晉  
臣聞量以容深深逾量而必傾衡以權重重越  
衡而反折故程功貴於度德而分職先於叙材  
是以愚公憊於移山夸父斃於追日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諧聲辟雍清廟五材  
集而作構是故大君取士采微藝而畢庸明主  
甄材廓殊塗以並進

臣聞干將弗試混鉛刀而孰辨騶耳弗御雜駑  
馬以無分故英竒每困于下僚俊傑卒章於多

故是以毛生攄脫穎之竒而曹子奮登壇之勇  
臣聞膏肓之痼瘳於瞑眩之藥顛悖之行更於  
逆耳之言是以林旣奮竒辨而屈齊景茅焦抗  
危論以悟秦皇

臣聞皇天垂象羲曆莫測其高滄海匯流亥步  
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  
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辨尼父屈於齊嬰  
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  
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柳肇帝而自起是故

燕地之霜隕於叩心之臣東海之旱枯於歛寃之婦

臣聞江海潤下由於浸漬丘嶽積崇始於陵遲是以書垂灼灼之辭易示堅冰之戒

臣聞辭輯而民莫言善而邦興是故鄭僑有辭趙武致敬王滿正言楚莊以慙

臣聞禍由微而成著福自下以增高是以季郈之雞卒起三家之孽梁亭之瓜終諧二國之歡臣聞烈士狗名尤慎保身之智高鳥射利長操遠患之機是故范痤騎危卒免刑誅夷吾束縛

終致霸顯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舠無折舵之憂何則禍難迫於前則雖危必安情偷肆於內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而狂夫敗於不虞

臣聞言無逆順投會斯從交無淺深中機則售是故閭丘矢辭而拜相壽王進說以受金

臣聞情之所觸雖無感而相求義之所要雖相懸而靡顧是以魯女懷漆室之憂祖朝獻藿食之策

臣聞撞鍾以挺聲雖洪而不揚貫鍼以縷緒無  
焚而不理故蒙莊取譬於庖人賈傳託喻於屠  
垣是以網罟糾纏必藉提綱之智政刑隳錯寔  
資理劇之能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泛駕多超軼之材刑威以  
繩下而越禮多瓌竒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  
有餘卑無能者崇而後顯是以蒙篋篋之譏者  
終膺曲逆之封負牀第之累者卒流京兆之譽  
臣聞物體有定應用無方人性有常緣情斯異  
是以明鏡照形妍媸各隨其象洪鈞播物小大

各因其材故聖王垂兼聽之公達士秉大觀之  
智

臣聞日之明也掩月而陽烏匿於虞泉天之高  
也絕雲而彈丸蔽於浮晦何則勢以時移無高  
弗下情緣物改靡明不昏是以君權輕於闔尹  
之賤主威奪於婦謁之私

臣聞世之所棄雖適用而必捐時之所崇雖悖  
施而蒙錄是故齊狗之惡時捷於韓盧趙璧之  
珍或賤於燕石

臣聞芝蘭之烈伏幽谷而彌芬蠙珠之輝沉深

淵而愈媚是以弓旌之招明主首加於側陋竹  
帛之業材士爭奮於丘園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冰立泮朝霜既隕則貞木  
後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  
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燕雀處堂莫悟覆巢之禍虎豹在山寧知  
陷罟之災是故春申困於李園武靈幽於趙兌  
臣聞基廣難傾樹基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長  
故姬文之業過曆而後衰齊白之勲沒身而即  
敗是以俗儒徼速效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

世

臣聞讒讒易入雖親必踈怨讟繁興何膠不解  
是故意以之謗受疑於明君履霜之悲不容於  
慈父

臣聞鷲鳥嬰羅不改凌霄之志神龍失水無損  
從雲之心是故申胥守死於秦庭子卿操節於  
胡朔

臣聞禍福隱相伏之機成敗炳互形之兆是以  
幾望之月晦昴攸因昧爽之星大明斯繼故逢  
滑禰吳而福荆英公棄籍而從沛

袁永之集卷之十二

袁永之集卷之十三

論議

懲胡論二篇

詰盜議

表永之集卷之十三

懲胡論二篇 有序

昔賈誼鑒秦失而作過秦陸機痛吳亡而作辨  
亡述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算詞義卓美余心慕  
之及覩趙宋之所以亡與我明之所以興慨然  
有作命曰懲胡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義取諸此使覽者悟焉

上篇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  
衰之後燕雲督亢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

取遼人歲擾於北隣夏氏日感於西鄙喪師者  
不誅削地者無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繒百  
萬歲輸遼左逮乎中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  
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內青苗手實差役免  
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有土崩之勢而  
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弗知施及徽欽以  
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仙幻惑之技土木  
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  
卷舌而不諫忠賢喪氣而不談內有章惇蔡卞  
林靈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

養其禍橫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  
海陵憑陵近甸驅哮鬪之羣總狼虎之衆電掃  
燕趙雷震魏冀舉河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  
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之將望風而獻欵跨  
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華夏左衽裂冠  
冕爲椎髻變聲音爲侏離貫胷矚齒深目高鼻  
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俶擾淫穢之  
俗羶臊之風腥聞于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  
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  
秦皇漢武爲之君衛青蒙恬爲之將猶且難之

而區區高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而弗居即臨安以爲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爲心膂疾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刑焚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爲犬羊大盜之藪而宋因以亡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非不健也京洛秦雍荆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粘沒喝幹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畧也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

和戰之議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產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崑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驍引垂絕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驅童豎以敵賁獲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臣脩其政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壬佞選材勇而汰懦弱厲夫差報讐之志効勾踐忍辱之奇采戰攻之上策絀和好之鄙算定金陵爲都會跨



江淮爲障蔽控秦雍爲門戶通襄鄧爲咽喉固其疆場豐其穀粟兢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告以申之敵愾以耻之相時而動乘間而發固可以答兀术之背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爲天下笑哉

下篇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頽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兇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

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磨之穢扇乎宮帷篡弒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旣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殺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

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  
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  
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  
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兕授馘雖黃帝之  
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効卜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  
毛掃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旣

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  
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者也  
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  
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  
久長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略神授爰即幽并  
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  
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匱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  
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  
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

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  
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騁驚乎不毛之地  
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至深遠也  
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墓  
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闥  
正 帝座平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  
饒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  
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

肅疲於奔命朝廷盱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  
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  
場殘毀城堡烽火通於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  
衄不支死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  
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脩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笈日  
不一飽寒冬粟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視魄  
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  
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  
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

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徇虜志  
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  
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  
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詰盜議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  
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盜之爲患久矣  
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  
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  
鹽而習剽劫且其地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

達故土著者憑險以弄兵而羣不逞之人亡命  
避辜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  
剽敎商賈劫掠村聚以爲利賦役之弗共禁令  
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  
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爲盜遂竊據吳粵以與  
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霸矣 高皇帝覽殷鑒  
之不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  
衛以防海盜承平旣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  
蠹而弗脩弓械干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邏卒陽  
託捕盜之名而陰資煮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

盡廢崇明一縣荏蒲爲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爲婚姻而甚者則豪奴佃僕往往軋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爲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飢盜起肆出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憂而甚爲手足之病弘治間施天泰紐東山紐西山兄弟奮臂一呼三吳大困幸就誅夷終難

撲滅因循至今爲患日甚王董兩姓互相讐殺秦璠黃良從而繼之竊伏海沙公行劫掠當衡者憂之添復兵備冀寧海徼謀之不審輕信人言始也招之不來繼也勦之不勝先鋒未交而外間內作倒戈奔北殺戮覆溺慘不忍言何者驅烏合之市人以當鷓張之死寇統馭之無人簡教之無素海陸殊勢舟楫異宜輕舉而寡謀旣無後援又無旁覆進無懸爵之賞退無收孥之罰固宜聞鼓而戰慄望風而奔散矣敗衄之由此其已往者也今天子赫怒本兵張皇命

大將以征之總數郡之師旅因三吳之糧餽下  
召募之令而白徒雲集行勸借之典而富室叢  
怨加之揚州之民輕揚易惑訛言沸騰互相扇  
動饑饉荐臻物價涌貴兵革一起日費千金亡  
賴之徒並緣爲奸貪婪之吏乘機歛括江之東  
浙之西罄罄喪其樂生之心有識者痛之而淺  
謀者猶以爲不足過慮何者幸而勝則三吳之  
民困而國家之元氣傷不幸而不勝則兵連禍  
結而賦役亡已賦役亡已而事不可中止夫以  
天下之大其半仰給於江之東浙之西無事尚

不支而况禍生於肘腋之下難作於枕席之旁  
者乎故三吳之困天下之憂也此非吳人之私  
憂過計也然則爲今之計者莫利於速勦而又  
必出於萬全萬全之計莫如因其鄉間而用海  
人以攻海賊夫海寇不過千人止矣其舟艦之  
小不足畏也刀矢之弱不足畏也技藝之弗習  
不足畏也糧餉之弗繼不足畏也然反爲所敗  
者彼海我陸彼長於舟楫而我利於原野風濤  
之漂震潮沙之淤淺地利弗知也主帥之權輕  
應募之士脆賞罰之弗嚴鄉間之弗用人和弗

得也徒曰我衆彼寡我有餘彼不足可以必勝而無虞此僥倖之謀而非萬全之算也兵法曰知彼知己者勝又曰妙莫妙於用間用間則賊之虛實強弱我悉知之而後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彼長於舟楫而我亦以長於舟楫者制之簡其精銳嚴其教令信其約束明其部伍懸重購以殲其渠兇恤已降以散其黨脅猝然而發翕然而集倍而攻之什而圍之樓船巨艘以乘其舳艫之小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凡江中之羣盜海濱之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爲

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颺馳電駭諸道並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醜夷矣又且豫爲規畫檄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則瞰浦寧波嚴加隄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或曰用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賊以覆敗漳人願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

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  
大於狐疑而耻功之不出於已也疑而忌未有  
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袁永之集卷之十三

袁永之集卷之十四

序

皇明獻實序

北征錄序

平吳錄後序

平黎詩序

河南鄉試錄後序

九江郡志序

大司空顧公董役 顯陵工完序

送黃國信冊封晉藩序





送汪侍讀校書建陽序

送大司成馬公陞禮部侍郎序

送大理寺丞林公赴留都序

送侯世言序

送史邦直序

送許廷議序

送汪汝玉序

送大中丞林公出撫畿甸序

送李尚絳序

送陳允揚考績序

送陳侍御原習謫海陽序

送沈生赴潮陽序

送楊夢羽序

送歐陽大夫序

送右布政使吳公序

送伯兄通判臨江詩序

送陸子傳會試序

送叔兄補之會試序

送董子元序

送王醫士序

贈李仁父序

贈烏程錢尹序

贈龔封君序

贈姜徵君序

陸太夫人壽序

少司馬陳公集序

大中丞胡公集序

唐伯虎集序

王履吉集序

廖學士采風集序

國寶新編序

中庸臆說序

江南春詞序

粵稿序

袁永之集卷之十四

皇明獻實序

袁袞曰紀載之書尚矣遷固而下罕稱良焉何哉世代遷移文獻湮滅傳聞者易以訛舛兼之好惡人殊隱惡溢美者多據事直書者少自非弘功異烈竒節碩材章昭顯著膾炙齒牙者鮮不失實矣古者左右史紀動紀言義兼美刺事綜小大靡不書之後世史失其官官失其職不穢則略匪諱則誣吾何以觀之哉吾何以觀之哉我明興高皇創業豪傑景附謨謀帷幄

之臣風議于內鷹揚介胄之士折衝于外丕建  
勲稱光享爵號勒名于金匱石室者不可勝數  
列聖繼承教化滂流人文開宣瑰瑋卓犖之  
材珪璋瑚璉之器溢於天府濟濟雍雍於斯爲  
盛雖方圓異用甘辛殊和然其匡翊贊襄咸有  
可述而紀載未備懿美不彰通儒博士甚以爲  
病暇日忘其狂斐慨然有作肇自洪武迄于嘉  
靖武寧王而下凡若干人皆其著者據所聞見  
錄其大節略其細美又所紀者止於亡沒存者  
弗錄嗟乎天祿石渠之藏旣已深秘莫之能觀

咨之縉紳先生又多異同紛紛不可考證孤陋  
乖刺詞不雅馴非謂必信必傳庶 國家一代  
材賢之盛炳乎不朽是表之意也乃若有美無  
刺志而弗辨紀事之體當如是耳

北征錄序

祖宗之創業艱哉 高皇帝功過武湯遠矣定  
都金陵便委輸東南耳北方之事未之經營焉  
豈草昧初定思與民休息未暇歟 文皇帝躬  
擐甲胄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  
虜妖氛殘孽蕩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

漢武唐宗所不到者諺云不一勞者不永逸神  
謨武烈詒翼遠矣嘗聞之故老云胡人廟祀者  
古今三宗焉漢武帝唐太宗我文皇耳虜經  
禽胡山望文皇紀勒銘石必下馬羅拜嚙指  
稱威神云

平吳錄後序

余嘗過張士誠故宮廢墟殘堞鞠爲茂草有足  
悲者及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槩方其據吳僭  
王財賦甲兵雄于四方亦隗囂公孫述之徒匹  
也卒之疆圉日蹙猶欲嬰城巷戰以蕞爾偏隅

抗我王師妻孥爲戮彼其政教弗修淫酒汰  
奢賢豪弗爲之用迹其所施設足以自亡而已  
矣哀哉錄三卷吳文定公寬所撰後有論

平黎詩序

大司馬三山蔡公總制廣東西之四年旣征努  
灘蠻明年交南降是秋九月以十萬之師浮海  
征黎師三道入窮追數百里封五指山而還崖  
陵地闢最旬破村崗二百七十斬首五千三百  
六十竒俘百二十五人降八千三百六十人瓊  
土以寧廣西參政王君鳳靈旣勒碑以頌維時

公大闢于雷陽道出遂溪觀海于電白先後賦  
五七言近體六首藩臬之官自布政使劉君可  
按察使葉君照而下和者凡若干人詩凡若干  
首小子泰亦既與其末矣公復命序之泰聞老  
子曰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傳曰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是以古昔慎焉然而商宗伐  
鬼方三年乃克馬援征五溪觸犯炎瘴諸葛亮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豈黷武哉誠不得已也公  
之征黎下令戒妄殺既誅其渠率因撫安其遺  
黎是豈不戢者哉君子曰征黎之役有八善焉

孽自彼作師出有名慎也土兵咸集群帥以和  
威也簡能選良委任得人明也師至如歸民不  
知役豫也用命者賞不用命者戮律也殲渠折  
首脅從者釋信也兵不血刃役不逾時智也一  
勞永逸止戈偃革仁也公之功大矣哉而公之  
心不自假也是以形之歌詩恤民窮箴吏弊閔  
將士之勞苦哀黎人之無知憂愁嗟嘆而不能  
自己推公之心將使黎之宿寇盡化爲良民而  
豈直以誅殺爲威哉昔趙克國討先零罕开留  
屯罷兵竟下兩羗而揚雄爲頌其事公之功豈

直充國比惜秦也無文不能紀頌功德如子雲  
之於當時也今廣西之古田荔浦諸蠻間出攻  
剽八桂之人喁然而望曰安得公以征黎之師  
征諸蠻使我民永有寧居也他日圖形雲臺勒  
勲銅柱必有繼吉甫穆如之頌以鋪張鴻伐者  
而何有乎子雲哉

河南鄉試錄後序

秦奉 命校文河南道出燕趙涉衛趨大梁降  
觀于郊野其上風往往嚮而愿約而愉憂勤而  
寬舒及試士其言亦多毅而不隘直而不夸孫

而不迫辨而中其義核其慮詳雍容和平蓋猶  
有先王之遺焉夫河洛故都會而天地之中其  
書圖則義禹之所則也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  
也周之盛也其在成康之際乎成王營洛以正  
四方於時風俗和平賢才衆興故詩人美之曰  
藹藹王多吉人暨乎漢室梁孝王嘉禮儒術招  
致賓徒時則有鄒枚司馬之流相與作爲賦頌  
以褒贊功德其制度宏麗文辭瑰瑋蓋亦雅頌  
之亞也嗣是無聞焉豈世道升降使然哉我  
明興設科取士其始賢良文學大半出於荆揚

吳粵之間河洛之士蓋鮮焉乃孝廟時則彬  
彬矣今天子修弘祖構海內興起禮文偏  
隅下邑亦蔚乎多士在河洛固宜有異材茂等  
如周之所謂藹藹吉人者奮出其間區區詞賦  
之徒直薄不爲耳昔者先王之制治也以質文  
相救後世則文弊而質日衰識治者蓋深憂焉  
夫文勝則變而趨質質勝則變而趨道是故與  
其文也寧質河洛之文不勝其質吾是之取爾  
表也不敏惴惴焉惟不得人以塞明詔是懼  
故敢盡布其說以爲諸生告若夫低昂之衷閑

衛之密則璆也序之詳矣表故畧焉

九江郡志序

代閣老京  
口楊公作

國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  
來是故文獻足徵焉勸戒不忒焉夫志史之翼  
也君子參伍以通其變小人法守以修其業由  
俗以出政省方以立教不出書契而知天下者  
稽之志而已矣九江地介荆揚當吳楚之衝據  
金陵上游歷代爲重鎮國朝加重焉郡故有  
志海陵何君棐以憲副飭兵于茲懼故志歲久  
殘滅多疑謬釐而新焉質之典籍咨之見聞芟



繁秩亂搜隱闡微而疑者信謬者正殘滅者修  
矣志成請余序之詳其書該而有倫煥而成章  
約而弗遺其事覈其義精其文質而瞻或發凡  
以舉要或緯圖以法象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故  
首之以疆域封山濬川使同貫利故次之以山  
川設官分職則地利可興而民不失業故次之  
以宦蹟政平治理則教化敦而賢才出故次之  
以人物辨方正位以居民也故次之以宮室蒐  
乘補卒以戒不虞也故次之以兵衛兵足則民  
附民附而後可以時游觀節勞佚也故次之以

古蹟存古者莫若衛其園陵故次之以陵墓異  
教非經也創之自古昔故又次之以寺觀該古  
今之變綜事物之情者莫若文字故詩文終焉  
風俗之因革制度之卑高食貨之盈縮役賦之  
煩簡下至溝塗津梁倉庫瑣屑粲然畢具往者  
存焉來者攷焉故曰文獻足徵而勸戒不惑可  
以觀可以興矣何君之蒞九江也朞而報政曰  
武備詰矣廩庾實矣膠庠作矣百廢舉矣非志  
何以示遠斯志也蓋政成而後作焉君子又嘉  
何君之知所先後也

大司空顧公董役

顯陵工完序

代大宗伯

張師作

嘉靖己亥 聖天子幸承天躬視 顯陵相其  
陰陽以 睿宗獻皇考舊寢規制未備無以揚  
億萬年無疆之休且將奉 章聖皇太后梓宮  
祔焉乃命營度其事凡規制一如京師諸陵今  
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陵顧公  
璘寔被簡命以董是役公初以大中丞致仕家  
居 聖天子采言官撫臣之薦起公巡撫湖廣  
丕釐庶務卓有成績特進公吏部右侍郎以總

百揆未幾

聖天子念陵寢事嚴經畫之任非

公不可乃改今官公受命惟董爰咨爰度載經

載營選徒鳩工率屬董官程力庀材朝省夕戒

殫厥心力逾年大工告完凡 顯陵玄宮寢廟

及舊邸 世子府以暨達孝顯親陽春諸門咸

底落成庚子之秋九月余蒙恩進官南京禮部

尚書便道祇謁 顯陵則見山川縈鬱雲漢昭

回楹楠有嚴丹黃焜燿肅肅乎奕奕乎美輪美

奐窮極制度備物多儀誠曠古之偉觀昭代之

鴻制也維時藩臬都閫諸公會于武昌合辭以

請于某俾序其事余惟是役也四美集焉聖  
天子因心之孝羣公卿勤事之忠司農無告匱  
之病吐庶效子來之義是役也實兼之矣夫興  
作國之大事也聖王慎焉章華虎祁垂譏於魯  
史新廟路寢見美於詩人何則孝莫大乎繼志  
而事莫嚴乎慎終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况乎山陵  
之制可無慎歟今聖天子躬勞萬乘按視園  
陵望拱木而興哀撫堂封而增感凡宅兆之上  
寢殿之規悉裁自聖衷酌今古之宜定豐約

之準猗歟休哉真孝同虞舜制陋百王矣然非  
顧公之經畫有方夙夜匪懈其能役不逾期工  
不告病若此哉余不佞嘗忝文學侍從之後且  
楚人也樂觀厥成其能無言以颺休美詔將來  
乎是役也董之者顧公相之者則大中丞平湖  
陸公杰侍御長樂陳君豪山陰朱君簠也其諸  
藩臬郡縣百執事而下亦與有勞焉者也

送黃國信冊封晉藩序

建侯樹牧大典也致辭宣命寵使也夫禮有經  
歛福以睦族分瑞以展親錫命以頒爵授祿以

奠食疆枝幹以扞疆圉張藩衛以翼王室典莫  
大焉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言樹侯也  
是故有茅土之封有弓矢之錫有寶玉之分有  
帶礪之盟告之以文辭宣之以彝章經之以度  
數訓之以典制 王布命臚傳言公孤出令史  
贊誥使承辭寵莫大焉詩曰肅肅王命又曰載  
馳載驅言使事嚴也 皇帝弘敦孝理敬篤懿  
親諸父昆弟罔有怨咨秉憲貞度率德考衷旣  
戢且難支庶斯蕃維歲有典常式序辟王楙哉  
封以康于家維宗伯氏揆于庶官黃仲于行將

命斯徂奉簡書以靡遑揚旄節以言邁詵詵西  
驚蒞止晉藩夙夜恪共旣勤且勞誦皇華之嘉  
什懷北山之私念還歸伊邇桑梓攸寧凡我同  
官咸侈茲役申之飲餞介以贈言

送汪侍讀校書建陽序

侍讀汪公奉 勅校書建陽袁袞贈之言曰是  
役也贊颺 王猷網紀古訓範學者以軌物其  
在是矣稽合同異抉擿謬戾采遺闕疑非公事  
也周衰處士橫議縱橫堅白促數耗亂不可勝  
紀而載籍始繁漢興懲秦除挾書禁埴置博士

員書稍稍流布然多斷爛傳會矣詞賦蟲篆劇  
于八代稗官百家之言殽于兩宋雖復有好古  
洽聞之士亦且沒溺牽制莫能緒正以附于孔  
氏支離磔裂迄今未已 王猷鬱而弗宣古訓  
墜而弗振學者無所法守妄常竊議以爲凡叛  
於孔氏者可盡黜弗錄使無滋蔓也 國家稽  
古飭治列於學官者固孔氏之舊也而章句之  
學日繁在建陽爲淵數師弟子舍是莫能授受  
各守其說以相正徼利之徒日削月改標竊承  
襲以相軋沒委棄汜濶豈孔氏之舊歟古者有

校文書藝之官論道于內輶軒朱衣之使采詩  
于外脩其教齊其俗一其道德防其淫雖有奇  
表弗售也後世左右史混采詩之官廢典書者  
無詔道人無禁龐雜相眩鬻無足恠也今海內  
同文 聖天子好文願治日御經筵宰輔而下  
數召對顧問深惟根本將刊定六籍詔之萬世  
公實拜命奎章頒傳騰示無極虎觀動色庶幾  
復見孔氏之舊幽而復明鬱者宣墜者振無汰  
守者悉就繩墨述作之光教化之實其在是矣  
表不佞樂斯文之興起也敢以言獻

送大司成馬公陞禮部侍郎序

嘉靖庚子冬禮部右侍郎闕詔慎簡其人於是南京國子祭酒綏德馬公特被簡命表生以言贈曰夫叙材詔德者董官之要也宣力輸悃者率職之經也執要以馭置則官弗靡守經以靖共則政弗忒此不易之道也今天子明聖用人必博謀群稽而斷以獨見非其人弗以授知人則哲厥維艱哉夫國子祭酒古大司成之官也大司成之視少宗伯其祿秩稍異其司禮樂宣教化則一也周官宗伯掌邦禮以典神人和

上下而大司樂隸焉其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古之司樂其即今之祭酒歟高皇帝崇禮師儒敬敷教典加意於成均官祭酒者必選宿儒居之當時如宋公訥胡公儼以身爲教卓有師道乃後陳敬宗李時勉諸公咸以剛嚴稱何則慎簡之意猶存而敬敷之典未壞也邇來循資計祿之風滋而簡賢使能之意泯俗吏以教化爲可忽而庸人以禮樂爲無益司衡者昧董官之要而就列者乖率職之經化敷而

習偷楊子雲有言曰模不模範不範嗟乎國學之設始文具矣公之爲祭酒也董其規條嚴其約束懲其惰偷作其耻讓正己以率之明倫以範之夏楚以威之鼓鍾以樂之而國之子弟翕然向風其視宋胡諸公殆有光焉庶幾克舉古大司樂之職者歟今公進而佐邦禮典神人和上下秉寅清之德以宣禮樂之教直與古伯夷等袞願竊有望也余旣賀 聖天子之知人又多公之受知也於是乎言

送大理寺丞林公赴留都序

莆田林公初校文南畿南畿之士習翕以變矣旣而校文北畿北畿之士習又翕以變矣 天子曰赫哉旣弼朕教肆明于刑欽哉慎守于初乃超拜大理丞或曰大理古廷尉以法訊萬民率又于天罰者也公操文衡倡胄子以播成均之教而使之低昂法理舍降典以事折刑其愆于素矣噫是 天子所以慎簡使而虔共元命者也夫人情廣則作奸狹則思欲先王立禮以爲之防防不足而刑生焉故曰禮失而後刑刑有倫要辟有旨簡而輕重之序淺深之量權之

以致衷民於是乎畏威而遠罪奸懾而欲窒刑  
平而禮斯節矣故曰監于茲祥刑夫禮刑其致  
一也曷爲其愆于素也先王之制刑統於司寇  
讞於史而詳於正叅聽於三公三公無所不統  
可以脩禮可以正刑司寇則致刑以輔禮者也  
大理之秩亞於司寇其三刺五覆纖剝辟宥與  
天子相可否視司寇等故曰廷尉爲天下平  
今之法較若畫一司刑者秉成憲執之而已矣  
而科條之出入日傳月會深文隱律動觸機罟  
刑敝而傾禮衰而日失其序上替而下殘誰之

咎歟公以禮造士率是防民其無刑矣故於公  
之行也不言刑而言禮

送侯世言守池州序

侯子出守池陽就袁子而咨政焉袁子曰夫守  
有三物慎擇之耳矣考典訓察時宜布經制敦  
彝教齊法軌創章程權變化之利弘久大之規  
者守之善物也是故綱紀脩而弗替惠澤流而  
弗竭我作而人迷上信而下尊是曰善道君子  
由之其次則慎威儀壹辭命廣積蓄平賦計公  
聽斷出滯淹基廉而示儉履敏而張勤官不失



紀然易替也民不失業然易竭也是曰法守君子弗貴也又其次則疆以威衆察以何物矯以近譽諂以趨利法敝而弗理刑繁而弗情令龐而弗統權侵而弗抗上慢而撓下疑而怨是曰民賊君子弗爲也夫三者匪慎何擇焉是故俗之汚也我知之矣政則蠹也政之蠹也我知之矣牧無良也求以牧民而術之弗慎將何觀焉夫池土沃而曠有遺利焉在興農富之源也民朴而野有遺俗焉在董士教之則也農以足貨士以興禮治之秉也守之經也

送史邦直序

今之仕者率重內輕外耻庠而慕崇其外補者上自方岳下至牧守苟非知道者鮮不戚戚愠懟詆訾當路至乃沉浮歲月幸稍久不遷即竊自喜慶曰吾終不失爲京朝官甚矣俗之敝也佻躁者獲顯譽沉寂者蒙群譏矜激詭而鄙中庸賤狷節而夸通流學士大夫靡焉同風至謂宰銓衡者亦以是爲人材高下其最者則爲京堂官次之藩臬又次之州郡守嗟乎果若是否哉人之行能不相遠仕于朝者其才與賢果皆

與人殊否也外補者其才與賢果皆弗若人否也牧守奉天子德意宣布慈惠左右百姓方岳則禮秩益尊而職業益崇政務繁雜視京朝官所視事蓋倍蓰焉其勞佚難易蓋什伯焉乃以是爲低昂何哉且今之公卿即多昔之方岳也即多昔之牧守也豈其行能昔弗若人而今與人殊邪是故在外者不足戚誠盡職焉耳矣在內者不足喜誠盡職焉耳矣史君愿慤厚溫有長者稱其去郎署而僉憲臬也不戚戚於外內吾固嘉之以言

### 送許廷議序

許子廷議拜官順德袁袞餞之郊也許子揖而言曰子何以規我今天下之官秩卑而事脞者莫若丞簿其次則郡貳與倅與推郡有事守統之貳與倅分而聽焉米鹽徭課溝塗盜賊各有司存至訟獄則推專焉有失其平者必於推乎取直囂然而號焉獷者怙勢狡者匿情簿書文移紛然而來焉又難理也吾懼焉恣之易格而澤之難流也子何以規我袞曰是則然矣吾聞敬皇帝之世也官從其訓政守其序量材以

制爵揆事以考成時則太宰許公實司其柄以  
馭置之而百工以和舉于朝者皆民譽也下至  
司府執事程功效能官不易方事不改度民用  
情而刑不黷胥史無叟獄岸無淹法一而澤無  
壅則吏多良而政弗頗也今 天子神聖赫然  
思治糾虔天刑小大之獄必制于衷而司刑者  
日失其序喜察者徇苛蔑下者揚已刑煩而俗  
敝則有由矣今吾子恭慎而溫文博敏而樂豈  
恭則禮下慎則約已溫則無虐文則不匱博敏  
則事不惑樂豈則道民和率是以蒞順德鮮不

給矣又何懼焉且吾聞之基仁則固踐猷斯顯  
楙善者後達累德者世昌昔爾先公太宰丕樹  
宏業以光輔 先皇夷夏率享駿功碩聞載在  
天府今少司寇公克篤先烈世濟厥美用簡在  
帝心以掌邦禁三典五罰實審聽之獄辭明  
清而要會簡孚則少司寇公之訓也子之往也  
務基仁焉以踐厥猷其庸多矣許子聞此言也  
而後喜可知也遂書之以授使者而後行

送汪汝玉序

國家稽古議辟律約而詳官備而臧叅聽審克

制民于中司寇有卿有貳有屬大理有卿有貳有屬上下相權倫要相經率天下之麗于法禁者惟律是聽雖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惴慄屏伏不敢以其私出入以是單辭明清而獄貨不繁號稱易治然竊疑焉夫罪至於亂政疑衆此其剗刺磔膊宜無淹旬日矣然且三公不敢議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訊囊口側目辜功列而弗問刑書具而弗占簡孚以爲疑在宥以求出棘木之下鬱而弗伸或者謂鴟義奸宄縱詭隨以怙寇虐今之刑失之太輕宜峻重典以申

邦禁此其說是矣而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黥椽劓刵椎鑿斨鋸株連蔓引亂獄滋豐而刑發腥聞使元元叩心無所控籲此豈失之輕歟故或者謂今之刑宜用輕典茲二說者將焉取衷夫刑以弼教以斐彝哀敬以察情忠愛以成比意論其序慎測其量作其耻格其奸而止矣三禮之降八議之設此言輕也刑以明辟以糾暴一成而弗變四誅不以聽訖于威富體于公族鋤其庸回黜其伏慝而止矣火烈而畏水弱則狎此言重也是故附赦以律而輕重以

情情以權時律以經制經立則易執而難犯權  
鈞則上威弗褻而下無辭周官之法聚之園土  
坐之嘉石役之司空聽之以束矢叅伍低昂輕  
重之權若是其詳且慎也而五刑之經執之弗  
撓故曰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言律有定也今之  
法律其當重而輕當輕而重司刑者之過也而  
說者不于其人于其法嚮卷愴囊倡爲更張督  
責之說吾見其貨獄日繁而民無所錯手足也  
汝玉筮杜拜南京大理評事其於法律輕重之  
衷諒已審矣於其行也述是以相質

送大中丞林公出撫畿甸序

列官以建庸非材莫授也稽事以程業非政莫  
顯也仕也者舉吾職焉耳矣行吾志焉耳矣奚  
崇庠之擇然而勢分於相維法室於並制下焉  
者述上焉者沮焉材者興脩不材者隳焉嗟乎  
秩庠而克遂者鮮矣今之官其仕于外者自岳  
牧而下惟撫臣之是聽令莫敢慢也事莫敢撓  
也材者吾甄之不材者吾刺之甚矣職之易舉  
而志之易行也然而有難焉馭吏難於庸也和  
衆難於寬也肅以昭憲其戒也察而苛寬以宣

惠其戒也靡而弛是故有糾繩之典有保釐之  
衷問俗以立軌徵故以脩紀辨官以樹猷蒐慝  
以布利而職乃舉矣大中丞林公之出撫畿甸  
也考言於二三子初公之爲御史也執而無回  
覈而詳繼爲廷尉也簡而比恕而慎率是以往  
吾見其肅而弗苛也寬而弗弛也又何難焉泰  
也辱公之教也久且喜吾道之易行也於是乎  
言

送李尚綱序

淮當水陸要衝阻海蔽江俗剽輕驚悍習戰鬪

任氣易動難治 文皇帝之都北平也歲漕百

萬導淮徐涉沛歷濟以達于京師宣德初平江  
伯陳公瑄來董漕運作鎮于淮物水土高下置  
版牖脩隄防議徒庸均佚勞國賦歲倍維時漕  
卒多戎伍驕縱懇狂大爲居民憂莫相統壹疏  
請 王官制之詔簡刑曹往聽獄辭稍繩以文  
法卒徒用戢無敢或譁嗣是罷置不常卒莫能  
廢每三歲一易焉大司寇慎簡而使之非良莫  
舉焉先是暢君子實實往視事未幾以最遷凡  
我僚屬私相揣量曰是役也必李子尚綱否懼

弗勝夫李子深於律而詳於事又甚敏焉夫大司寇知人非李子莫使矣旣而果然則又動色相賀以大司寇爲真知人以李子爲必稱職乃李子則惕焉懼弗勝問所以出政者於袁子袁子曰夫政猶治絲焉棼而理之亟則糾纏緩乃緒也且君子於事不患不敏患弗審不患不詳患弗知防於律不患弗深而患弗以情夫能用情者寡矣情以照之又聽以衷雖過鮮矣夫淮其俗易動又多戎焉是以弗戢非衷將何以聽子盍務衷焉詩曰不競不綵賦政優優衷也

送陳允揚考績序

長樂陳侯守湖之三年將考績于天官褒贈之言曰始余之配湖也入其境地辟而農勤俗嗇而士愿以絃以歌于蚕于漁婦無休事工無淫度賈無貳價吏無滯獄醇醇如也衍衍如也慨而嘆曰茲其樂土歟何易治之若斯也及詢之薦紳先生下逮眈隸咸曰吾儕小人得康居而阜財習禮而服義晏然無虞者侯之力也余曰夫侯之政何如曰存以寬慈出以簡易率以忠信表以廉潔守以恒久勵以至公明而弗察勤

而弗侵和而弗弛貞而無回此侯之政也若是而已矣袁袞曰夫爲政有體布治有經審體而後政成循經而後治達循良者守之體也仁惠者政之經也體乖則亂經悖則迷政之所由敷也是故寬慈以布利簡易以程功忠信以作孚廉潔以軌物恒以考成公以平施明則難眩勤則不匱和則有容貞則弗撓十物備而政興矣先侯而守湖者去而思思而頌有三公焉曰大梁岳公麻城劉公淮陽萬公岳之政廣而果劉之政敏而達萬之政嚴而肅咸有遺思焉侯之繼萬也濟猛以寬是以湖之人畏萬而樂侯君子曰知政之體審治之經惟侯有焉考績者考此而侯之政可知矣

送陳侍御原習謫海陽序

夫騏驥備於鹽車莫邪挫於族庖何哉材奇難逞而鐔鑄易挫志以勢屈功由時隳維士亦然矣然坎壈疇窘實無如侍御者侍御立中臺最久故多所論列其覲侮亦最深且著然譽亦以是最顯武廟初論養子干假威權漸不可長有旨罰粟輸邊及駕南狩中外噤弗敢發



獨抗議再四綏挽旌結由是直聲益譁然瀕死者數矣凡指斥勲貴悉忤諱忌尤好激揚曰吾職如是每䟽出則耆耄髦逸蒐羅無遺及是以年勞進太僕少卿命下不拜手䟽時哲自代聖天子赫怒謫教海陽臺諫交章乞留不得命朝之士大夫相與言曰海陽僻陬侍御暮年炎海瘴癘棄司直以投荒裔其孰無辭袞袞曰似矣而實非也夫翕張者勢倚伏者時惟君子能因勢以矢志矯時以奮功翕張之相感倚伏之無常巧者弗能避也智者弗能謀也直已而行

夫何患焉且明君操黜陟以馭物君子委夷險以致身賈傅畢命於長沙馬援徇名於武溪獨侍御哉或曰是矣激而後發尤而弗懲疑若非中道者噫今之議者類不樂成人之美如是抑孰知侍御者初侍御念太夫人在堂告歸色養者累年其再出也以臺臣論薦奉檄心喜亦惟太夫人是命令太夫人棄養者久矣陟岵長號適追先訓勦力王事陳謨以靖共鞠躬以匪解竭逢干之節則進謹論慕岳牧之風則讓庶官溫恭銜恤符明發之懷盡瘁畏咎協北山之什

義切於輸衷而迹疑於沽直智者臧愚者否夫何尤焉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公其知所自信矣

送沈生赴潮陽序

沈生游太學者二十年矣走場屋輒不利就試于天官拜潮陽衛幕將行請余言以先行李潮陽去京師萬里僻在海濱爲瘴癘地又多島夷山蠻入出攻殺爲害前代多流人遷謫播越擯居炎荒往往不得調天朝統有夷夏環海爲疆烏言卉服之地悉爲編氓隸諸職方而嶺南

諸郡遂蔚爲大藩貨賄百市雄踰揚益文獻彬彬驟厠天府矣沈生無謂潮陽荒僻瘴癘非人所居也馬材之良者涉隘阻下上山澗偪仄般辟益超以逸不良者浴以清泉飾以華鞮豐芻閑牧策之九軌之道而契需虺踣汗膚傷吻不前者屢矣士亦有之履危者智精投艱者慮熟班超之西域馬援之武溪誠壯夫所不辭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王事嚴也沈生行矣無謂潮陽遠哉長揖轅門折衝尊俎勒燕然之竒績標銅柱之壯猷勗之而已

送楊夢羽序

余以罪戍湖州道逢楊子於清源爲余述觀游之勝曰吾之北轅也首登姑胥之臺焉則慨吳粵之廢興感蠡胥之忠智旣而涉大江陟金焦歷波濤之險窮山川之竒遐觀幽覽快心娛目而興未已也於是遵齊魯之郊弔姬孔之墟登乎泰山觀乎滄海而止焉若是其壯游乎子以爲何如余曰子之觀游誠足夸矣抑異乎吾所聞夫子與吾吳人也吳之先有泰伯之德焉可以崇禮讓有季札之節焉可以興辭遜有言偃

之文焉可以脩典訓抑猶未也夫齊魯者聖哲之林而禮樂之淵也泰山者丘嶽之宗而滄海者川瀆之歸也是故可以觀可以興登高自卑陟遐由邇仰止而趨盈科而進是則觀游之助也夫山川之美眺望之竒又何夸焉楊子曰唯唯吾固願有聞於吾子

送歐陽大夫序

歐陽子以司空屬董磚于蘇事竣問言於袁子袁子曰虎祁成而夏盟叛章華作而楚國危蓋自茅茨土堦之風寢而峻宇雕墻之刺興土木

之階禍也久矣故議者以爲勞民傷財莫此若也然而有不可已者亦莫之敢廢也是故得其人則民不知勞財不告匱非其人則民且散矣不惟勞也財且殫矣不惟傷也嗟乎艱哉今天子敬天勤民銳情於古禮脩郊社九廟之儀不得已而有事于土木乃命官董磚于蘇而司之者多非其人往往爲民病墨者則以出納爲利威褻而令弗行簡者則以校會爲汚法弛而事弗集其有懲墨以介勵簡以勤反是二者之爲而材弗逮焉綜理之弗周侵牟之弗禁引

日月糜貨財而受欺于羣姦者莫之知也其爲勞民傷財也一而已矣吾聞歐陽子之蒞事也介以率下勤以程功敏以稽筭威以防姦財紆而弗告匱民節而弗知勞其庶乎說以使民者哉吾聞天下之事其利害鮮不繇人以今東南之民力困于誅求亦已甚矣使有司者皆歐陽子其人則民猶汔可小康也歐陽子行矣請以余之言告夫繼歐陽子者

送右布政使吳公陞雲南左轄序

今天下諸省荒遠者必曰雲貴廣西而廣西爲

最事更難治其大者如宗室日蕃猺獞日熾  
狼兵日驕士伍日耗山多而地少土瘠而民貧  
加之以瘴癘之炎蒸灘瀧之湍險蠱毒虎豺蛇  
虺之不測是以仕者多巧避茲土其吏于茲者  
多不樂久居苟且歲月以覲遷擢鮮克盡心焉  
泰起廢承乏于茲一時藩臬諸公皆極天下之  
選凡有政令必集議廣思協恭和衷以求至當  
務釐宿弊俾可經久廣西之民嬉乎愉乎若得  
慈母而坐春臺也未幾右布政使南海吳公以  
材望擢雲南左轄藩臬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命

裴爲序夫仕以行道也道苟行雖荒遠何損道  
之不行雖密勿何益故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爲  
陋我國家皇風遠被無思不服越裳來朝  
交州即叙而况廣西固九服之隩區也奚荒遠  
之擇吳公蓋三年于茲矣其盡心猶一日也庶  
乎能行其道者歟公以甲科之英筮仕留曹參  
藩閩岱所至輒著聲績其在茲土凡財賦之出  
內軍伍之登耗徭役之贏縮政令之弛張因因  
革革盡心以謀之而動罔弗臧雖勢拘分室不  
可直遂者亦必委曲以求濟公之才雖未盡用

而道或庶乎其少行矣雲南之視廣西頗號樂  
土且事之難治無如前所云者以吳公之才且  
盡心焉又何道之弗行哉泰也辱公之教頗久  
盖有志於行其道而未能者敬書此以相質

送伯兄通判臨江詩序

夫志以言宣思繇情會江文通有言黯然銷魂  
者惟別而已况乎棣華之感切鴿原之愛深者  
乎伯兄脫穎海濱空群京甸牛刀甫試驥足方  
騰烹鮮適賦政之宜製錦徵學優之美疆遂不  
撓已見司城豈弟無爲先占佐郡簡書可畏膺

方方剛捧檄載馳分符爰發遵江干而雪涕指  
翼軫以星言南浦浮雲化離遡嘆西臯落葉聚  
散興嗟歲云莫矣人何以堪凡我賓僚咸申賦  
贈在余小子敬引緒辭

送陸子傳會試序

夫投功名之會者馳寡廓之思希竹帛之業者  
脫拘瓊之跡是以終生棄繻長卿題桂班超投  
筆郭丹封符咸能慷慨以成身激昂以揚譽聲  
流無窮達人慕焉故曰志者立業之基也戒之  
在卑術者集事之榦也戒之在小鴻鵠之志翺

翔九冥不奮翼則不能戾于天騏驥之志騰踔  
萬里不鼓蹄則不能致于遠然而志以時償功  
由運舉何則所託者然也余少負不羈中遭罪  
廢流俗嗤詬歡然受之友人陸生子傳獨能捐  
疵玷之瑕締纏綿之好披豁底衷討論朝夕匪  
獨然諾杯酒讌笑之暱而已屬子傳有會試之  
事將獻策金馬之庭致身青雲之上過余言別  
猥徵贈言夫士之未遇孰不高談孔墨抗議稷  
卨羞管晏鄙申商者乎及其得志庸庸焉曾所  
羞鄙者之不如此非志卑而術弗慎之過歟今

天子明聖求士如饑闕壅滯之門開特達之  
路削拘攣之格懸不次之賞言合則光榮計從  
則尊顯誠千載一時也以子傳之材奔騫橫厲  
奚所弗濟無亦務廣其志而慎用其術耳矣吾  
聞之物有必致事有必獲取魚者罟射鳥者弋  
君子立志以俟時不因時以毀志懷術以赴會  
不緣會以易術詩曰遠猶辰告請以是爲子傳  
勗

送叔兄補之會試序

夫自黨術之教衰而偷僻之俗興矣鄉里之選

廢而僥倖之習成矣論辯之典隳而巧僞之風  
煽矣薦颺之途塞而眩鬻之端滋矣上之求士  
也以言不以行士之應上也以文不以實又矣  
王道之難行也古之君子藝備而後官官必量  
其材德懋而後祿祿必稱其事學而後從政政  
弗迷而化理張焉今之君子藝之弗講患弗官  
也德之弗脩患弗祿也學不成章而急急於從  
政鮮不迷矣余觀乎士習之卑而斷斷乎知王  
道之難行也士之始學也師授業父訓方舍章  
句弗攻也去佔畢弗肄也剗精竭思於記誦帖

括之間耽耽焉務求售於有司其售也則志盈  
而意侈日覬月望于爵秩之崇卑小大若是耳  
矣甚矣士習之卑也古之君子居環堵之室而  
慮周乎四海生叔季之世而心馳乎黃虞遭時  
則行之否則懷之豈與夫苟聲利富貴相驚逐  
取快於一時者而已哉吾叔氏早有令譽學同  
術道同謀蓋嘗有志于古人之學者表不材樂  
有賢父兄之教於叔氏之會試于宗伯也請書  
此以徵又要之言

廣交篇送董子元



易曰同聲相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凡厥  
含生之類靡不然矣矧伊人者不藉交友何以  
崇廣德業講習藝文修叙彝倫發揚聞譽也哉  
慨夫交道之難久矣張陳以凶終蕭朱以隙末  
仲叔云亡嵇呂不作孰嗣休美昔余既有知也  
馳志四方傾心三益既從大夫之後譽髦滿朝  
耆者在位雲蒸林立各附所趨同心合契實無  
二三豈不以聲響殊科岐塗異軌有不可強合  
者乎捐廢以來遯于荒野門有翟公之雀戶無  
賓相之賓昔日白首相期青松指信二三君子

或雲泥升沉風葉聚散各在一方怒焉興歎殷  
生云人壽幾何何由復展話言共傾肝膈者乎  
上海董氏子元冑懷豁暢器度爽朗邁志無前  
負氣不羈兼以洞該墳藉雅善篇翰是以雲間  
騰小陸之稱吳下垂阿蒙之嘆如司成陸公子  
淵內翰文公徵仲特加賞識謂爲後來之彥伊  
余小子嘗獲侍先大理公遂忝通家之好屢接  
下榻之歡無言不訓有投必報今春子元援例  
南宮觀光北都過余橫塘別業問竒楊叟徒慙  
侯芭之誠贈言老氏莫助孔父之美嗟乎皇皇

帝京雍雍國胄衣冠萃止俊杰相先考德問  
業博文遊藝斯猶坐洞庭而聽鈞天萬舞之奏  
趨宮陛而觀瓊琳琛貝之貢同聲之應豈曰無  
人抑余有聞交不貴多而貴寡慎擇爲難交不  
貴始而貴終又敬爲難子元行矣請以廣交之  
篇就正有道之士

送王醫士序

吳俗尊鬼而先巫有疾弗事醫矯舉祝史求旦  
夕効挾中人之產者即椎牛擊豕次則醪牲魚  
菽以薦蚩蚩焉禰福死生悉歸之神其殆也始

謁醫求治焉治則曰神果福我即不治則曰吾  
事神弗虔醫果無益噫惑甚矣其知之而聽命  
於醫者又罕遭良焉繇是俗益尊鬼而醫之術  
幾廢不講曰吳無良醫噫其信矣乎夫鬼神之  
說幽昧闊遠吾弗知醫則吾知之攻燎砭炳參  
兩節宣古先聖王以濟夭死其大者保王躬下  
殖民族黃岐所陳周禮太宰所掌要不可誣曷  
爲其盡廢弗講也吳歷古昔醫多良入 國朝  
益著且蕃而王氏尤著有諱賓者 文皇禮辟  
弗就棄去舊學學醫乃杜門集諸方書遂專門

吳之舍巫而謁醫者必走王氏王氏術業精即  
委王氏治無弗効者賓之裔孫某能世其業比  
試禮部入直太醫院茲將歸覲余固侈其家世  
而贈之言且以警夫吳之尊鬼先巫者

贈李仁父序

李子仁父之宰江陰期而政成凡臺部監司有  
事于常者咸檄下優獎褒譽之辭翕然一口於  
是丞簿而下移書以告袁子曰邑有賢宰爲當  
路者所知子宜有言以揄揚其事且書辭述李  
子之政甚備余始而疑以爲今之爲政者類飾

情以矯譽疆以張威察以眩智激以示潔捷以  
規利諛以伺意虐用其民而惟上之援上之人  
方以爲材且良也而加獎焉此今之恒蔽也李  
子之受知于上官者得無近是乎江陰去吳甚  
通商旅往來聲相聞也及詢其土人則曰吾邑  
有賢宰不獨上之人知之而下之人愛且尊焉  
量弘而材敏心慈而守堅斷而恕廣而公貞而  
固靖而理前之宰是邑者誠鮮儷焉所以稱之  
者與書辭無異余聞是言而信李子之賢也夫  
江陰大邑也宰未期月而監司材之僚案述之

士民懷之不賢乎初李子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讀書中秘既而出宰分宜無幾微見顏面乃今政事卓卓若此李子誠賢矣乎夫江陰視分宜地廣事倍以李子之材臨之宜無難者進而陟臺諫參樞機事更有大於江陰者吾願李子之慎之也

贈烏程錢尹序

余嘗讀老氏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旨哉斯言乎此養民之要也夫水至靜撓之則泥濁黃而魚鱉弗育木至靜搖之則枝條

枯而禽鳥弗附此擾之患也善養民者能勿擾而已矣擾則民困善養身者亦能勿擾而已矣擾則身危困與危非壽之道也是故目眄施嬙耳屬絃匏口甘脆膿體便纖華思慮逐乎汰奢精元斲乎蕩淫四支逸而中心勞者此身之擾也煩其教令細其科條密其誅求苛其朴筭文法叢生胥徒恣睢上難知而下易犯者此民之擾也善養身者專精而寡思嗇欲而調氣而後血脉通和筋骸堅疆身安且康善養民者順而弗理靖而弗謀無爲而爲不言而言而後風俗

和平教化興行民安且寧夫康寧者基壽之道也壽考者禔福之本也故善養身者知善養民不善養民者不知善養身錢侯之宰烏程也行之以勿擾之道期而民化於其始生之辰也有俞章者袁子之門士也乞言以爲壽余知侯之善養民也必善養其身敢以是言進

贈龔封君序

國制仕于朝者七品而上三載旣考績得推封其父母嘉靖七年明倫大典成 皇帝旣誕告多方乃命于百官封賞遂行毋拘典常於是龔

子鳴治得封其父爲脩撰母安人先是就養來京師乃並受寵命表表贈之文曰夫禮尊尊親親王者觀會通以行典禮旣追王祖禰乃緣人情著爲章彝下逮于公卿大夫士疏爵以命之訓詞以嘉之而人道備矣子爲公卿上達于王大父官如之昭殊寵也子爲大夫士上達于父母官亦如之示有等也始封也稽之天官以校其功勤過弗錄也而官方檢矣制之太史以覈其行能志弗誣也而爵命尊矣是故黜過以昭勸而人知爲人子矣懲誣以象賢而人知爲人

父矣舉一事而衆善集焉者其封其親之謂也  
頒爵以貴貴也序能以賢賢也崇本以尊尊也  
脩睦以親親也知爲人父以教慈也知爲人子  
以立孝也知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臣以厲忠  
也故曰爵祿者君之所以使臣也服命者子之  
所以事父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其封其親之謂也其龔子之  
謂也

贈姜徵君序

包山者吳會之鉅嶽震澤之雄鎮老氏之奧宅

赤霄之神區也巒紆嶺複陸衍原專巖洞窈深  
堂防窳豁標竒孕秀靈異難詳旣多竹箭橘柚  
之利寔繁瑰瓌卓犖之士文質彬彬蔚禮俗朴淳  
業佃漁者寢跡丘園廁章縫者馳聲黌序詳其  
土風抑爲美矣徵君嘉遯考槃居貞履坦王侯  
不事飯疏自居安原生之貧窶美榮公之至樂  
樵采以給私養耕牧以輸王租男穡女蠶夫槩  
婦瑟祺壽伊始弧辰誕臨潔清酤以饗神烹肥  
芹以召族百禮旣洽九福斯綏維是子姓斐然  
有文伯氏力田仲也秉禮揚蘭芬於胄學宣藻

燁於藝場稱觴之下既翕且耽孟氏不云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言念天倫揆之人事孰樂於斯申之緒言介爾眉壽

陸太夫人壽序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人壽袁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十矣都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無意乎浚明曰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袁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是故太夫人之懿行

袁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闔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爲仲子伯叔游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讀中秘書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孫避兩下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雖危榮矣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懟曰吾兒慎之無實厥令名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嘆

息曰非獨浚明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表生  
曰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書  
生昌言家國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  
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  
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少司馬武陵陳公集序

序曰文體之變極矣治世之文和以平叔世之  
文促以詭故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然哉 孝  
廟朝長沙文正李公以文倡天下天下學士大  
夫咸趨宗之曰李公今之昌黎歐陽也其後有

空同李公者出而文體稍變學士大夫翕焉同  
風習空同子之文然實未有究厥旨歸涉其堂  
奧者也夫今之言文者鮮不曰西京先秦及考  
其述作則艱深其辭譎誕其體支離厖雜偶俳  
刻棘而文體日陋噫西京先秦果若是哉秦昔  
游郎署數從陳公論議既從公受書獄中嘗聞  
公之論文曰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  
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榦也意者文  
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  
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修



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今觀公之集深醇雅則質而弗俚瞻而弗穢含氣布詞一根於經史而約之以理其宗長沙而卓然成家者乎其視今之爲文者體裁之弗辨而猶曰先秦西京曾胡元之弗若者何如哉集凡若干卷勘者教授泰和郭君愷序之者姑蘇袁袞也

大中丞胡公集序

始袞爲弟子員時天水胡公來守蘇數與袞論文且示以法曰文莫盛於退之而文之體則變

矣詩莫盛於子美而詩之體則變矣故文必以六經爲準而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準而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而遡委舍根而培枝也况未工乎袞服膺惟謹然困守章句繼服官政未得畢志古作者之塲如公所教也公去蘇有徐生者將梓公集以傳委袞序之袞三復終篇乃知公所著述卽所示法也昔在李唐韋應物白居易先後守蘇咸有惠政且善篇翰今韋白之集具在韋之詩冲玄興遠而調高白之詩率易辭俚而理暢世稱作者然竊恨其未

極根源而苟安於枝委也表也陋不足以知公之文姑以所聞於公者序諸首以俟知者賞焉

唐伯虎集序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材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

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爲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爲吏耻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

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  
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  
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  
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  
文之譏徒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  
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  
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  
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污宸  
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

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  
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坐風流  
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  
典旁精繪事裘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  
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  
蒐撫庶存梗槩云爾

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  
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  
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

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北游燕趙觀廟朝制度  
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  
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淖黃鵠  
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  
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  
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  
者曳紱垂朱高爵豐祿以焜耀一時不知駒馳  
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雙鷄何異哉  
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  
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病于虞山之白雀

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  
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嘆曰吾殆已  
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  
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濶辭篇麗  
贍去輕靡而就沉着尚鋪綴而畧陶鎔及白雀  
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  
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  
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啣杯論文  
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  
矣獨恨夫天之忌材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

之勃賀咸以才天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廖學士采風集序

表子曰古者列國盖有風焉禮曰天子巡守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所以察儉奢稽淳僞同教化一道德也自巡守之典廢而采詩之官亡矣傷哉然猶有輶軒之使焉自漢以來未之或改也今監察有御史將使有行人而他諸司或

參與焉然監察之職在乎糾壓行人之職在乎專對而諸司徒苟共事反命而已非采詩觀風之意也傷哉傷哉蒲圻學士廖公鳴吾以太史使楚周爰之暇發爲辭賦衍爲歌詩首述王制旁采民風山川之夷險今古之興替靡不綜括於家見孝友之理焉於友見規箴之益焉風淪乎義含美刺辭兼諏詢矣故自命曰采風集始歛有刻而體無倫次太倉知州楊儒魯復謀梓傳屬袞詮而序之讀是集者尚有得乎采詩觀風之教也哉

國寶新編序

蓋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沒而莊叟歎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秦三復斯言未  
嘗不流涕也我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  
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興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  
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  
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  
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

蓋深惜之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  
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  
西李夢陽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相與表裏  
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璘崛起金陵頡頏  
其間埴鏗箎應莫敢軒輊又如祝京兆允明之  
宏博唐解元寅之奇俊鄭吏部善夫之古澹朱  
叅政應登之藻緻孫山人一元之清曠王太學  
寵之雄麗都太僕穆之冲泊景中允暘之醇鬯  
王憲副韋之雋質趙憲副鶴之新警咸號名家  
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

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  
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  
裘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  
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  
乎衰於茲編而有感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  
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  
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中庸臆說序

序曰王跡熄而伯術興聖學湮而異端熾洙泗

道微衆言焚錯漢儒去古未遠學者各守其師  
說以相授受要之不大畔於古乃後轉相支離  
愈失其真將焉折衷哉有宋諸儒倡爲道學表  
章之功誠不可誣而詁訓繁蕪章句碎裂大非  
孔氏之舊中庸一書人自爲說談高妙者崇虛  
寂而忽精微析名物者黜簡約而爭瑣細是以  
或失則禪或失則俗黨同伐異其失均焉至乃  
朱陸交辯有如聚訟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  
苟其大義無乖細目稍異亦何舛謬而互相詆  
訾一至於此良可慨已吳興施先生聘之挺豪

傑之材希聖賢之學沉潜汾洛寤寐關濂嘗從  
游餘姚王公之門斐然咀華卓矣入室懼微言  
之將絕憂後學之靡宗著中庸臆說一編懷望  
道未見之心冀以虛受人之益脫畧前聞細繹  
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異誠聖學之柅鑰古經  
之羽翼也謂予小子粗知好學俾序其旨惜也  
窺管識陋望洋心疑吾斯未信竊有雕開之嘆  
就正有道實所願焉

江南春詞序

江南輿壤吳會名都揚州表於夏紀藪澤夸於

周藉江海溝瀆既多沃漑岡巒墳衍寔繁生殖  
賦貢雄于九服貨財流于五方儒賢卓傑敦言  
公絃誦之教禮俗豈弟襲季子揖遜之節風流  
論議則矜高王謝辭章篇翰則因循張陸美風  
洋洋難殫述矣加以皇圖晏寧戶版蕃滋閭閻  
櫛比構宇綺錯旣庶旣富頗涉華奢服食技藝  
竒巧焜耀遨遊舞等駢闐充溢歲無虛月時無  
間日令節嘉辰往來相屬春陽百戲驩賞九旬  
履端獻壽秉簡迎祥剪綵鏤金互遺夸勝燃燈  
張樂競賽紫姑是以水涘山隅聯輿並鷁楊園



花豎累榭駢筵閭闔天門塵囂衢市虎丘靈界  
踵接巖阿童冠成行娼姬侍列娛心騁目感情  
蕩意雖乖雅化亦微繁會矣有元倪隱君者高  
潔成性文采有章家本江南綴江南春詞二首  
頗叙樂土之懷兼感黍離之嘆韻旨清遠寔爲  
雅製我吳先輩追和厥辭或述宴游或標風壤  
或抒已志或賦閨情迭奏金聲積盪緗素藜也  
無文亦嘗尾續并邀同志抽演緒餘蓋曰猶賢  
乎已云爾

粵稿序

袁子居百粵者歲餘抱病強起周爰三江講肄  
之暇時憑絃歌自娛安焉若將終其身旣而歎  
曰夫仕以行道抱關擊柝且不可以苟祿余官  
豈爲貧者哉投効決去章一再上 聖天子哀  
憐詔賜骸骨歸乃拂衣涉清湘下洞庭大江陟  
衡嶽匡廬九華窺岳陽黃鶴赤壁小孤之勝探  
竒入幽睇遠窮高嶽然起千古之懷逸思雲冥  
沉痾頓差歸而屏居橫塘塞蔣詡之徑灌於陵  
之園一琴一書且耕且漁希乎夷乎逍遙天游  
誠不知無懷大庭之孰後先也嗟乎人各有志

袁永之集卷之十四  
五十一  
倘天假我年不即填溝壑猶能竭其精思勒成  
一家言以畢河汾之業或未可知也是稿諒無  
足觀不欲棄去者亦疾沒世不稱之意也同心  
君子冀假亮焉

袁永之集卷之十四

